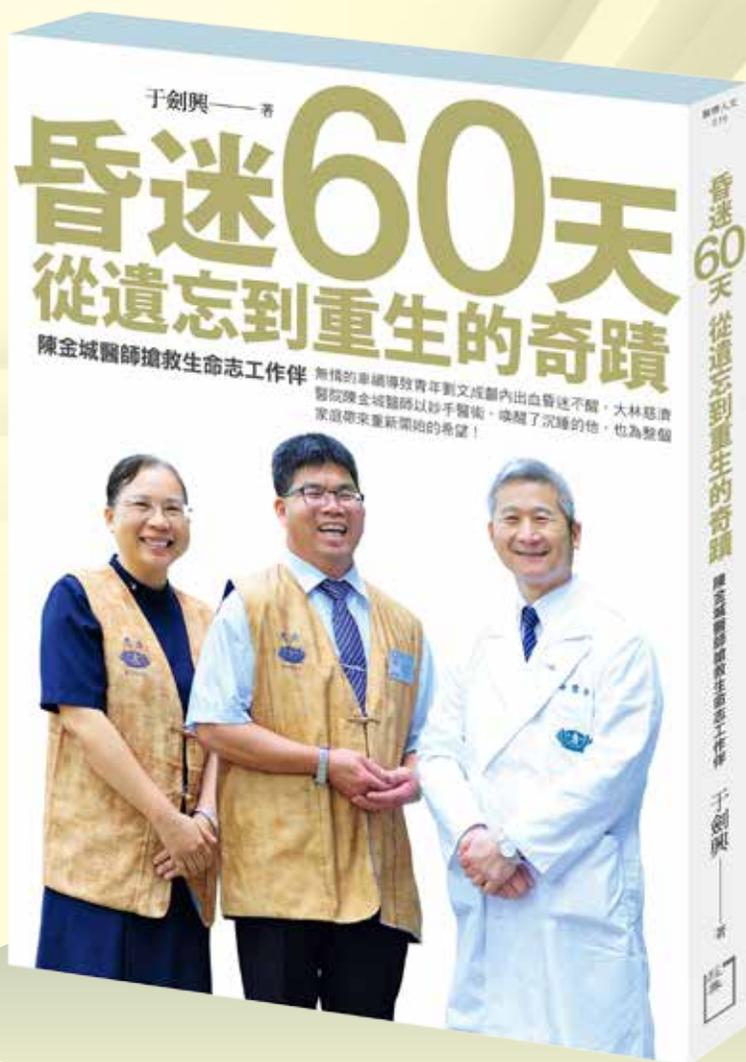


昏迷60天

從遺忘到重生的奇蹟

陳金城醫師
搶救生命志工作伴

文／于劍興
出版／經典雜誌



轉到大林慈濟吧

「醫師，我先生會醒過來嗎？」

「慢慢來、慢慢觀察。受傷需要時間復原，沒有問題的。」

文成從加護病房轉到普通病房好多天了，瑩慧每次問醫師，總是得到差不多的答案，卻沒有更多關於腦部重創的資訊。也許，正如醫師說的，需要時間復原，但等待的時光是如此難熬。

「我先生會好起來嗎？」瑩慧開始四處問神，情況倒是讓她安心許多，每次得到的答案都說文成會醒過來，只是，日夜不停轉換，為什麼文成沒有絲毫醒過來的跡象呢？

終日沉睡的文成，就像個貪睡、忘記醒來的孩子。脖子上有個十元大的氣切口，是車禍後一陣慌亂急救下的遺跡。鼻孔裡垂出一根透明的塑膠管，每天灌入白色的黏稠液體進入文成的身體，維持活下去的基本需求。

陣陣的南風拉開夏季的序幕，白天變得更長了。穿過病房的玻璃窗，六月燦爛的陽光下，每件事物都分外清晰。對數字特別敏銳的瑩慧，心裡惦量著，文成住院四十五天了，看著來幫忙的看護為他翻身、拍背，然後擦澡、換尿布，人還沒醒來，醫院卻開始下逐客令。

因為健保的關係，文成不能繼續待在這裡，醫院要瑩慧得準備辦出院，看看

是要轉院或回家。瑩慧說文成身上還有好多管線，氣切、鼻胃管，頭上有引流管，還有，頭蓋骨也還沒有放回去，怎麼帶回家呢？她拜託主治醫師能不能幫忙，醫師說可以先轉去附近的小醫院，但還是繼續吃他開的藥就好。

「趕快轉來大林慈濟吧，這裡有位腦神經外科的醫師，陳金城。」過了幾天，正好有位當兵同梯打電話過來關心文成的情況，他退伍後就到醫院服務。

「那位醫師，好嗎？醫院這麼新，沒問題嗎？」瑩慧聽過這家醫院，應該才啟用不到一年。

「應該沒問題，他已經治療過好多病人。」朋友說。

「可是，我們在彰化的醫院，要怎麼過去大林呢？」

「救護車叫了就能來呀！」

終於從急診上病房

救護車的警笛聲突然安靜下來，經過一座陸橋後，瑩慧從車窗外看見一棟十幾層樓高的灰色建築，襯著身後的藍天，覺得很樸素的地方；只是周遭的樹木看起來稀稀落落的，果然是家新的醫院呀。車子轉進急診室旁的車道，一停下來，隨即有警衛拉開後車廂的門，俐落地拉



出擔架，把文成換到另一張醫院的推床上後，往急診大門推去。

「這位太太，妳先生的情況應該送去療養院。」

瑩慧滿懷期待的遞給醫師文成的檢查資料，卻馬上被潑上一大盆冷水。這位醫師一定覺得文成已經治療得差不多了，不該再送急診，但瑩慧知道自己得耐住性子，臨機應變，她可沒有本錢放棄任何一絲希望。

「可是，我聽說陳醫師人很好，我還沒有看到他呢！」

「陳醫師在開刀房，沒有辦法過來啦。」

「至少，只少幫我先生做個檢查，拍個片子。」

「不可以、不可以，一定要送出去。」

急診醫師大概嗅出瑩慧想要拖延的戰術，說什麼也不答應。而瑩慧聽一旁的人說每星期四是陳醫師的開刀日，只是，現在要放棄嗎？如果離開大林，還有哪裡可以去呢？她實在無法想像。

「醫師，拜託一下，我們還沒有看到陳醫師。」

「等門診再來啦。」



在大林慈濟醫院十多年來，陳金城醫師接手為一個又一個棘手難治的病人治療，劉文成也是其中之一。劉文成奇蹟般甦醒後這十多年來，陳醫師也陪伴他們夫妻度過一個個關鍵時刻。攝影／何姿儀



有資深志工引導，劉文成在環保站找回自信與快樂。攝影／何姿儀

「不然，醫師，有什麼方法可以讓陳醫師看看就好，看完，我們再回去。」

「這位太太，不行啦。」

「除非陳醫師叫我們回去，我們根本就還沒看過陳醫師。」

那位醫師轉身離開文成的病床，瑩慧呆坐著，腦空空地，誰能告訴她下一步呢？

等了一會兒，突然有穿著藍色輸送制服的人過來，推著文成的床去電腦斷層檢查室。到了中午過後，文成被送上病房。從早上折騰好久才驚險地上到病房，瑩慧總算鬆了一口氣。

看著陽光斜灑進房內，如果文成只是在睡午覺，等睡飽了就會自然醒來該有多好，從車禍後到現在，每天睜開眼都在幻想著同樣的奇蹟。而現在，瑩慧期待素未謀面的陳醫師，能幫文成從老天那多要些回來。畢竟，他願意收文成住院，一定會有辦法才對呀。

陳金城說：應該有機會

開刀竟日，陳金城醫師踩著疲憊的步伐現身在文成的病房，讓瑩慧第一次看到朋友口中說的陳醫師。頂著七分頭，隱約看到有華髮初生的蹤影，酷酷的表情，是不是不愛笑呢？倒是一雙眼睛炯炯有神的，感覺很有把握的氣勢。

其實，可能就是這幾天光景，陳醫師正準備迎接第一個寶寶的報到。不過，大林慈濟醫院啟業還不滿一年，位在嘉義的農業小鎮，除了醫院這棟顯眼的建築外，難有任何讓人印象深刻的景致。

稻田、竹林、果園，綠意盎然的小鎮上沒有百貨公司、電影院，大型量販店，也沒有城市裡常見的連鎖的咖啡廳、餐館，更別提培育下一代的明星學校。縱橫於鎮外川流不息的臺一線、高速公路，網不住太多願意服務的醫師，而醫院裡的腦神經外科，只有陳金城一個人，看診、開刀、夜間與假日值班，都得靠他自己撐著。

「引流管做在右邊，看起來，引流的功能不良，必須開刀在左邊裝引流管，如果不處理，妳很快就會來找我。」陳金城研究過檢查資料，傷得很重，但該有機會幫些忙。

「好。那，文成他會醒來嗎？」瑩慧曾納悶過引流管的位置，但兩個月過去了，文成能否醒來才是讓她最揪心的。

「會吧，他是傷到語言區，不會講話。另外，運動神經也傷到，像是中風一樣，



右半邊手腳無力，需要長期的復健。」

「天啊，他以後不會講話嗎？」瑩慧訝異地張大了嘴，從沒聽過這答案，彰化的醫師總是說沒問題、再觀察。

「等醒過來要努力復健，有些功能會慢慢好起來。還有，建議順便把頭蓋骨補起來，復健效果會比較好。」

「我想，是不是先做引流管就好。有朋友和我說太早補起來好像不太好，怕會再需要拿掉。」

陳醫師點點頭，就順著瑩慧的意見，沒再多說什麼。

瑩慧覺得掙扎，才第一次看到這位醫師，真的不敢冒太大的風險，只好對陳醫師編理由，但這樣真的比較好嗎？她也不知道。

頹坐在陪病床上，玻璃窗外的天空不知何時換成一片深藍，瑩慧迎接又一個夜晚到來，明天，感覺起來更有希望些。回想著陳金城醫師解釋文成的病情，覺得他講話的語調很明確，帶著一些臺語的音韻，聽起來，不像外表那般難親近，但他講話真的好直接，一點都不拐彎抹角，文成「以後不會講話」這樣的答案，算不算是更大的打擊。只是，從文成受傷到現在，像墜入迷霧中的瑩慧總算對傷勢、未來，有了清楚的輪廓，那一關又一關的考驗，竟是如此真實的存在。

隔天早上，醫院的輸送阿姨一早就來推文成到二樓的開刀房。再回到病房時，頭上多了紗布，人，沉沉的睡著。

醒過來了

終日沈悶的病房裡，除了護理人員定時來幫文成量體溫、血壓，或是，偶而有穿著黃色背心的志工穿梭問候所揚起的聲響，便又回到一片安靜，連自己的心跳都分外清晰。瑩慧精神恍惚中感覺到病床上有些騷動。「怎麼可能？」她抬頭看，驚喜若狂地喊著。

文成睜開右眼，緩緩仰起頭，用左手撐著床面，掙扎著要坐起身來。少了右手的力氣，身體不斷歪向一邊。瑩慧跳下陪病床穩住他的背，淚水湧滿了視線。

「文成？」

「文成？」

「劉文成？」



雖然因一場車禍導致語言、肢體、運動神經受損，但劉文成卻克服困難認真復健，且到大林慈濟醫院當醫療志工。攝影／江珮如



在大林慈濟醫院十五周年院慶大會上，陳金城副院長治療過的三位病人與家屬們一同上臺道出感謝，陳副院長聽了不禁感動落淚。攝影／鄭舜銘

瑩慧試著呼喚，但文成就像是聽不到聲音，對她的呼喚沒有任何反應。只看他頭也不轉的注視前方，那眼神裡沒有絲毫專注，像是失去了焦距，迷惘、呆滯、失神地，瑩慧心裡湧上一股說不清楚的悵然無助。盼了六十幾天醒過來的先生，那歡喜的心情只停留了幾秒鐘，隨即讓左眼緊閉、不會說話、面容甚至認不得人的變局，攪得焦慮、失序。

「陳醫師，文成現在愁愁的。好像不認識任何人。」瑩慧覺得這次等醫師查房，等了好久。

「嗯，手術很順利，現在只能慢慢來，妳得要有耐心。」陳醫師倒是依然自在的回應著。

每次看陳醫師好像拘謹的神色中，卻有讓人想信任的氣息。「唉，人就是這麼貪心。」瑩慧自責起來。一開始總是盼著文成能醒過來該有多好，現在呢，不是醒了嗎？卻又開始希望他能變得更好。

「氣切那邊的癒合情況不太好。對了，過幾天可以考慮拿掉他的鼻胃管和氣切，沒有那麼嚴重啦。」

「是喔，唉，那時大概很緊急吧，命能揀回來就好。」

瑩慧只能傻笑著。也許在那時候，幫忙急救的醫師沒預期能救回這個病人吧，那氣切足足有個十元硬幣那麼大。



虛懷若谷 實踐慈悲

文／陳金城 大林慈濟醫院副院長

在腦神經外科手術房的「刀光血影」中，照見生命中至真且善的柔情。

劉文成是我十多年前的一位病人。因緣不可思議！直教人忖思醫療的本質為何？當自己在戮力追逐精湛醫術拔除病苦外，也許，還能多想一些、多做一些，而從病人與家屬得到的回報，可能有想像不到的美好滋味。

當劉文成正享受著一家三口的幸福時光不久，竟遭遇到嚴重的車禍，好不容易從重傷中甦醒，但一切都已經變了調，工作、家庭、美好的未來？難以想像的苦發生了。記得劉文成的另一半瑩慧提到，別家醫院的醫師說文成就算活下去也是植物人，都在昏迷中，那股對現在與未來的憂慮、惶恐的無助心情，讓人不忍。而身為醫師能做的，就是克盡本分地給予醫療上的協助。

其實，不管別的醫師怎麼說，當時仍昏迷的文成，因為頭蓋骨還沒蓋回去，仍可能有治療的機會；就算頭部已經裝了引流管，也可能因為腦血管沒有通而必須再處置。總是，醫者的使命必須要為病人試過所有的可能性，而非輕言放棄。自己曾治療過很多「奇怪」的病人，事實上都是因為看到還有治療的機會與可能。儘管我們的努力不見得每次都有機會成功，但至少為病人創造了改善的機會。只要每天累積一點點進步，一段時間後就會是一大步的進展，對病人有很大的幫助。

總是告訴自己，保持謙虛、不要輕言放棄。

在主要的治療完成後，文成固定來回診拿藥，預防癲癇的發作。但他太太總是顯得悶悶不樂，也難怪，雖然文成努力的復健、學習，但進步緩慢，像是另一個需要照顧的大孩子。遇上這樣的情況，我只是試著提供瑩慧不同的思考角度，與其每日煩惱，不如幫他選擇有意義的事做。

在為文成手術治療的時光中，我也歡喜迎接第一個孩子的誕生。是一分身為父親的同理心吧！覺得文成的家庭突然遭逢變故，反觀自己是何等幸福。於是自然就會多想一下，想要盡更大的努力、做更多一些。我努力地說服瑩慧讓文成積極治療，期待獲得更好的結果，讓生命有機會發揮良能。

雖然當時我並無法預知會得到什麼結果，但只要盡力了，就不會有遺憾！過往看診的經驗裡，也許只是對病人講了幾句鼓勵的話，卻可能改變他的一生。像是要病人戒菸、茹素來維持健康，而那可能是家人怎麼勸都做不到的事。在醫療之外，醫師可以做得更多，可以影響病人一起做很多對的事。

事實上，以我曾經治療過遭逢重大意外的病人經驗，文成的恢復情況已經是種福氣。從瑩慧是個照顧者的角度來看，必須肩負著家庭經濟、照顧先生與小孩的責任，壓力很難言喻；不過，從文成的角度看呢，原本就擁有積極努力個性的他可是好不容易又獲得重新開始的機會，僅是看他每天努力地復健、學習認字，從來不說聲累，就值得為他喝采。

幾年後，文成的身體愈來愈結實、健康。他最喜歡到慈濟位於斗南鎮上的環保站，發揮他甲級電匠的專長，成為拆解各種複雜設備的「大師」，大家因為能有更好的回收成果而歡喜，他也從中獲得無比的成就感，環保站可真是創造奇蹟的地方。甚至，常在醫院看到他穿著背心做醫療志工的身影。雖然話講得比較慢、比較沒那有那麼好的表達能力，但總是有什麼事都搶著做！他告訴我，來做志工很歡喜。

慈悲不是靠口說，而是要去行動、去實踐。

身為醫者，能把病人照顧好就是最大的快樂。想想，往往是我們得到更多的快樂，因為是病人讓我們領悟行醫的意義與真諦。而除了病人外，行醫多年的經驗更體會到不能只看到病人、病情的本身，背後還有家屬需要一起關照，只有當家庭穩定，病人的整個問題才能迎刃而解。病人好了，家人沒了壓力，社會也隨之祥和。

如是因，如是果，要能甘願做、歡喜受，努力的以樂轉苦。

從劉文成身上，看到自己所擁有的幸福。縱有難以言喻的人生考驗，若能把握住因緣，境隨心轉，依然能活出不一樣的人生，發揮更大的良能。他能以身說法，告訴大家愛的能量有多大，告訴大家把握因緣，能做就是福。🌱



歡喜受證慈濟委員的劉文成與妻子許瑩慧與陳金城副院長合影。